

书话

拈酸吃醋胃口开

——读《酸食志》

□ 赵青新



夏日苦热,胃口难开。当此时,若来一碟酸枣、几粒糖蒜,实在是,再没有比它们更爽口的了。因为饮食上的这项偏爱,得知有书叫《酸食志》,我就有了点兴趣。

看见副标题,名为“解剖中国人的酸食DNA”,我心里咯噔,“解剖”这类词总让我望而生畏,高冷有余而亲近不够,偏偏饮食是最平常的生活,难道,这是本科普书?再看目录,分为“酸之味”“酸之域”“酸之谱”,原来是从历史渊源、地域习俗和饮食要领三个部分撰述酸食的美食随笔,这不错,小书不累,正恰夏时消闲,洗我昏沉脑袋。

我只爱吃酸,并不知晓“万年之酸”的悠久历史。居然,在尚无盐的时候,人类就懂得了以酸调味,作者引述《尚书》《说文解字》《齐民要术》等记载,漫话“酸”史,酱、醃、酢、酿、醋、醴……这些以“酉”为偏旁的构字,瞧着,似乎就让人泛出口水。

我对作者并无半分了解,“要云”显然是个笔名,只从文章推断,作者应系文人,极爱旅行与美食。该书所涉地域广泛,东

北三省、云贵高原、湘南湖北、四川重庆、山西镇江、桂林柳州,等等。

有这么一路美食家,比如袁枚,是不下厨的,然而天生一副好舌头,兼活跃的文思,能把美食写得生动,令人垂涎。本书作者要云也是个中解人,食在路上,食在笔下,尝遍大江南北,然后把舌尖余味缭绕化作文字,邀人共品,尽得其乐。

大多数人食酸,大约就单知道酸不酸,并不能辨别各种酸的细微之处。我读了这本书,涨了点见识,舌头仿佛也功力猛进了。据说,北方之酸,首推醋酸。难怪北方人有饺子情结,吃饺子蘸醋,是定规。川人吃酸,吃的是辣酸,摄入量最大的,莫过于泡菜。最有名的就是老坛酸菜。我总以为山西人最爱吃酸,作者说这是误解,最能吃酸的,是贵州人。镇远红酸汤、都匀糟辣酸火锅、兴义酸笋鱼……贵州的酸,酸得透彻,酸得深入人心,歌谣为证,“三天不吃酸,走路打蹿蹿”。而我也头一回知道,原来云南人也是那么爱吃酸的呀。

醋酸、糟酸、泡酸、酸汤,这些酸食倒也常见,无非就是把些常见的食材以各种酸法制作。不过,作者提及傣族的酸芭蕉心、白族的酸木瓜、布朗族的酸茶、龙陵的蚂蚁酸、版纳的青芒果酸,我只听名字就觉得食指大动。作者说道,贵州是酸汤当头,煮食为先,广西的酸食普及且次于贵州却胜在丰富多彩,作者盛赞柳州酸,酸在妙不可言的零食坛子,夹出绿色黄瓜、分胡萝卜皮、白色莲藕、淡黄嫩姜,女孩子们鲜有不爱的,这些文字满是鲜灵的人间烟火,宜州瑶豆腐,贺州牛肠酸,我也想去桂林吃米粉了。

中国各地吃酸风俗各异,亦有相通,这些吃食因何而起,且流传久远呢?作者认为这是因“穷”所致,中国人口众多而粮食有限,只能以酸调味,以酸存食,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,就算现在脱离了窘境,作为一方食俗仍留存于世。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饮食智慧。



离愁

风居住的街道

□ 桑飞月

风居住的街道,其实还是人居住的街道。只不过,在这条街上,有些人,像风,停留一段时间,就走了。

《风居住的街道》,其实是一首轻音乐的名字。它是日本钢琴女作家叽村由纪子2003年与日本著名二胡演奏家坂下正夫合作的经典曲目。曲中,钢琴那淡淡的薄愁与二胡浓郁的忧伤像两只蝴蝶,相互追逐、交织、缠绕,但最终,你还是你,我还是我。

钢琴与二胡协奏,这本来就很鲜见,似乎不搭。所以有人听到此曲时,会想到曾经的恋人,彼此在一起饱尝过爱情的凄美,然最终却没有在一起,其中一个人,像风一样离开了。而另一个人,则像街道一样,默默地,守候着记忆,甚至,期待风会再来……

然而,爱情,只不过是人生中的一瞬。对于一个经历相对丰富一些的中年人来说,更多的忧伤,则来自于彼此生命版图上的离别或追随。

前些日子,遇到了不顺心的事,朋友圈里写了几句话,是不期待安慰的。但很快,几乎从不发圈的颂微留言问道:“怎么啦?丫头?要保重身体呀。”突然,那点儿气就软了,化了,让人想哭。都多大岁数了,还叫我丫头。可是,丫头却再也回不到过去的那段岁月中。

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,在颂的家乡小城。人生地不熟,颂是我唯一的朋友。不开心时,我会穿越几条街去找她,但她也不开导我,只会做饭。理由是,道理你懂的,不需要我说,吃饱饭好好想。让我又气又爱。

后来,我要离开那里了,她送我,还陪我在火车站附近住了一宿。火车的汽笛声不时地响起,我睡不着,看看她,却呼噜呼噜,像头没心没肺的小猪。

有年,她跟随单位来杭州旅游,抵达西湖时,发短信让我去见她。可是,等我跑到曲院风荷时,她却已在苏堤南端的苏轼像那里,准备离开了。后来,有了孩子,她又尝试几次来杭州,但都未成行。我安慰她,有空我回去找你。然而,因各种情况,我们至今从未见成。但彼此都理解,都懂得……

颂这样的好友,于我来说,是唯一的一个。她像一条街道,留在我们居住过的地方,而我则像一阵风,却是再也回不去了。

那一年,因我有了女儿,没在杭州。而也正是在这一年,先生帮公司组建工厂,搬家到了一个城中村。四个月时,因想念女儿,便把我们接了来。

深夜,当我抱着女儿走过狭窄的街道,穿过仄逼的过道去往房间时,心里很是抵触。但是后来,我发现这里的人都很有努力,也都很善良。

街道对过租住着一位笑眯眯的胖阿姨,胖得我们都叫她老板娘。她在此开着一个巴掌大的小店,卖些烟酒糖果支应生活,感觉一天也赚不了几个钱,然而,她看见我女儿,抑或别的小孩儿,总要免费给一包小馒头,然后抱一抱。

后来有一天,我路过那里,禁不住又拐进去看了看,老板娘和她的小店均已不见,曾经的那些孩子和他们的爸爸妈妈,也不见了。好多的人,都像一阵风一样,离开了那条街道。

风是一阵一阵的,人也是。你以为是的天长地久,说不定哪天就已随风而逝,空留一条街道让你缅怀。所以,每次听到《风居住的街道》时,总会在忧伤中被触动,想着要努力生活,努力珍惜身边的人,珍惜,构成自己世界的每一部分。

游记

腾冲之美

□ 刘云燕

1639年,著名旅行学家徐霞客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一次旅行,他历尽千难万险,涉怒江,翻高黎贡山,来到了滇西一个名为“腾越州”的地方。在这里,他亲身感受了火山、热海奇观,赞叹不已,将腾冲命名为“极边第一城”。

当我在炎炎夏日,飞抵极边小城时,顿时凉风习习。农田无边,莺莺起舞,碧草芳菲,仿佛到达了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。

腾冲之美在于悠久的历史。腾冲在西汉时称滇越,东汉属永昌郡,由于地理位置重要,历代都曾派重兵把守,明代还建造了石头城。腾冲这个原本山高路远的偏远之地,却因玉石贸易而发展成为滇西商业重镇,商贾云集,人文荟萃,并有“金腾冲,银思茅,琥珀牌坊玉石桥”之说。如果翻开历史的书页,你会听到边陲古道上清脆的马铃声,一代又一代的腾冲男儿,走上了漫漫旅程,记录着中、缅、印的商贸历史。他们将货物驮在马背上,与家人挥泪告别,从此远隔天涯。

腾冲之美在于奇妙的地质。在这里有中国最密集的火山群和地热温泉。当年读到“好个腾越州,十山九无头”总是不解。到了腾冲,亲眼看到了,才懂得这里的山多为火山,火山喷发后形成了“无头”的奇观。当我们走入热海地质公园时,更被那热浪滚滚的瀑布所震撼。数不清的泉眼在汨汨如珍珠溅玉,热箭四射的蛤蟆嘴,怀胎

奇井,美女仙池,更有壮观的热海大滚锅,你拿着一串鸡蛋,轻轻松松只需要几分钟,就可以煮出香喷喷的鸡蛋来。火山与热海,就是如此依存着。热浪滚滚,波涛汹涌,万年不歇。

腾冲之美在于建筑。你无法想象,在如此偏远的西南小镇,竟然有如此美丽的中原建筑,这里是著名的侨乡。当年,那些远行经商的人,不断地将财富运回国内,盖起了漂亮的房子。那一座座明清时期的石城,古院落,细腻精美的石雕、木雕,三房一照壁,四合五天井,走马转角楼的建筑风格,都让人心生一喜。这里还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乡村图书馆,文化气息可见一斑。

腾冲之美还在于美丽的风景。这里不仅气候宜人,大山的怀抱里,还有一片漂亮的草海。鲜花盛开,竹筏悠悠,野鸭啾啾,清澈的水流下,草根盘结,形成了厚度近一米的草甸,人们甚至可以在草甸上跳来跳去。当你徜徉其中,碧野蓝天,水波草海,草儿的清香扑鼻,让人迷醉而不知何处了。《腾冲等你来》此时美美地唱起:“等着你,等着你,我在高黎山下等着你;这里的山花日日为你开放;等着你,等着你,我在热海边上等着你,这里的泉水夜夜为你歌唱。”

在腾冲,你的脚步瞬间就会放慢。腾冲,原来需要慢慢地品。它就像个深藏的娴静女子般,清新脱俗,越品就越有韵味。

学而

古书消夏

□ 张渤宁

看过一篇《草木消夏》的文章,喜欢这几个字,喜欢这种在草木间清凉渐生的悠然意境。可是,不是所有人都有时间有条件与故乡的草木每每亲密接触;世事繁杂,也不是每次与草木相遇刚好心中无事。到草木中消夏往往成为难得的机缘。

我爱流汗,在夏天,每每在烈日下奔走汗流浹背,而内心也感到粘腻臃肿时,就向往着回家的轻松时光。在家,可以极随意地穿简单松软的衣物,向书架上随意浏览那些熟悉的书目,还记得每次买书时的时光与情形。心便寻常了许多,也纯净了许多。手指在书脊上划过,每每就落在那些通俗的、似乎并不高大上的《三言》《二拍》《阅微》之上。

这些书,写得再怎么炉火纯青,终究是消遣、打发时间类的。就像小茶点,并不能当粮食,用来长身体。但在夏日,每每终是把大段大段的时光,用在这些未必真实、并不科学的鬼故事、报应故事上。

小时候在夏天,夏夜漫长,总喜欢安安静静一旁听村人说鬼故事。古代当今,外地本县,鬼故事其实是讲人,善恶,祸福,凶险与幸运,说的都是人,也是人心的真相与人生的教训。直觉得毛孔收紧,遍体清凉,而内心愈加诚笃。

说来也巧,很多人看恐怖片也常常喜欢在夏天。看着看着,仿佛幽冷之气或森凉之水,自足底渐渐涌出、弥漫,继而一寸寸涨过胸口。看恐怖片的人,是不是都有

过听鬼故事纳凉的童年呢?

《三言》里有一篇《杨思温燕山逢故人》:宋人失国,生离死别;为夫守节殒命,项缠罗帕,郑义娘九泉之下,念念不忘故人。开篇那段场景描写及人物的空落茫然感,把亡国之痛与苟活之悲表现得有如身临其境,使人顿感秋风瑟瑟,或是严冬天地大寒。我每每读之,恨不能代宋人嚎啕恸哭一场!至于其他许多篇目,看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,我很踏实、欣慰,心静自然凉。

纪昀才高,一则则鬼故事写得洒脱摇曳、左右逢源。世上哪来那么多诡谲怪事,又怎么偏偏让他老人家亲历、听说或旁证?明明知道他不过是如我是闻、姑妄言之,这边我且当真认真、姑妄听之。总不过是漫漫长夏,溽热烦苦,以此度夏。纪昀曾写一个人记得前身为猪,“时见刀俎在左,汤镬在右,不知著我身时,作何痛楚,辄簌战栗不止。”那一段猪自见被屠宰的文字,便写得惊心动魄,寒气逼人,令人不忍卒读。

夏日,以其时长、难熬,故而古来有“消夏”一说。纪昀的《阅微》,其实就是“溧阳消夏录”之类的合编。他的鬼故事,就是用来“消夏”的。不然,夏日枯坐,这次第,怎生一个难捱难熬了得!

古书消夏,凉意是从心底生起的。这时候,万丈红尘不过是昙花泡影。这时候,偶然掠过一丝穿堂风,那清凉不啻于东坡夜泛赤壁。